

# 日治時期的人口調查與研究可能性試探

(文稿僅供會議討論，請勿直接引用)

劉士永

## 前言

臺灣總督府治臺期間曾進行過七次全臺人口普查，除前兩次稱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外，後五次均稱為國勢調查。它們以五年為間隔，分別舉行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大正四年(1915)、大正九年(1920)、大正十四年(1925)、昭和五年(1930)、昭和十年(1935)，以及昭和十五年(1940)。其調查結果刊載於稍後之官文書中<sup>1</sup>，而每兩次國勢調查間的人口狀況，官方則以抽樣統計方式編列動態人口統計書<sup>2</sup>。細究其中，這七次人口調查大致可以1920年為界，除了該年臺灣人口調查與統計與日本國內制度合流外，尚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前後期差異；單就最表面的名稱改變來說，改稱國勢調查後，調查項目之人口結構除維持日本人、本島人、外國人之舊分類外，之前在《臺灣臨時戶口調查結果表》中稱為番人者則有所更動；1935年時的國勢調查中將生番改為高砂族，熟番改為平埔族。這些差異不僅可能代表種族分類基準的變化，也意味著日本殖民統治深入臺灣社會的動態演進。因此，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這批人口統計資料，不但具有歷史人口學上的研究意義，尚且兼及了解日治初期與中、後期，臺灣社會、族群、乃至於產業變化的諸多價值。

本文謹就日治時期臺灣人口統計發展沿革入手，概述當年調查臺灣人口之目的與內在限制。期為學者運用這批珍貴的人口資料拋磚引玉，並間或提到若將此批資料數位化時，所可能面臨的資料定義與數值連貫性問題。畢竟運用統計分析這批人口資料，既是當初臺灣總督府在臺實施人口調查的初衷，也是今日歷史人口學者研究方法之強項。然未免過度關注計量研究法的使用，本文亦將簡要討論人口統計分類在當時統計知識脈絡下的特徵，以備社會史或族群史研究同好的需求。在此一提的是，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人口調查的制度史研究，今已有佐藤正広<sup>3</sup>、林佩欣<sup>4</sup>等人的專論發表，本文遂得掠人之美而專致於資料內容與運用之討論。

<sup>1</sup> 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臺灣臨時戶口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08、1918)；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第一次~第四次臺灣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1937)。

<sup>2</sup> 如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編，《臺灣人口動態統計 明治四十年》(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09)；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0/73/fa.html> (2016/11/30 瀏覽)。

<sup>3</sup> 參見佐藤正広，《國勢調査と日本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2)、《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東京：岩波書店，2012)，與〈調査統計系譜：植民地統計調査〉，收於末廣昭編集，《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79-204。

<sup>4</sup> 如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査事業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12)、〈日治時期臺灣資源調查令之頒佈與實施〉《師大

## 日治時期臺灣人口統計調查沿革概述

根據佐藤正広在《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一書的研究顯示，近代日本最早從事統計調查的是杉亨二，宣稱實施目的為「國勢調査乃文明國之鏡」<sup>5</sup>，欲以此作為師法歐美的途徑之一。然而在具體的學習對象與調查目的上，卻出現了橫山雅男與高橋二郎兩派的爭執。橫山認為歐洲諸國施行的人口調查大多止於人口數字，但新興的美國及其殖民地，國勢調査除人口外還包括經濟、產業、社會、種族等事項。有鑑於日本作為新興國家且社會情況近似美國的現實，橫山主張日本理當學習美國式的國勢調査。但，高橋二郎則認為美國式的國勢調査牽涉太廣，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操作上的困難度較高，主張回歸歐陸的舊帝國人口調查僅實施純粹的人口數普查。雙方激辯多年加上外部戰爭等因素，以致日本國內的國勢調査持續延宕無法執行。直到1918年，國勢調査評議會始確定將國勢調査項目限定於靜態人口普查。<sup>6</sup>於是在通令全帝國實施後，也促成1920年後臺灣臨時戶口調查改名國勢調査。

相較於日本國內遲至1918-20年才確立國勢調査的內容與規範，在本質上相當接近日本國勢調査之臺灣戶口調查，卻早在領臺之後的十年於1905年即予實施，相去日本內部提出學習西方國勢調査也不過五年而已。然而，作為日本國勢調査早期試行點之一的殖民地臺灣，卻不僅僅只具有實驗人口普查技術的意義。為理解臺灣實施之戶口調查對日本後來國勢調査之價值，佐藤正広在第五章〈補論：異民族的統治與人口調査—臨時臺灣戶口調査〉中，具體地討論與評估了日治時期臺灣施行國勢調査的意義。作者認為，由於日治初期臺灣社會持續動盪，武裝抗日與生番反亂時有所聞。加上日本國內法未及全面延伸到臺灣實施，復以總督府仍在推展臺灣之舊慣調査，日治初期為控制社會所設計之戶口調査簿，顯然有透過實施戶口調査，落實社會管理與保安之必要。因此，僅管1905年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査雖然實施範圍僅及於臺灣本島，但即慮及前述各種統治上的現實與需要，使得日治初期兩次的戶口調査不論就其準備內容、官廳動員，乃至於實際調査之項目與方式，都足以與一般之國勢調査相提並論。況且，施行戶口調査時的基礎資料為戶口調査簿，是日人領臺之初為進行有效統治與高壓管理所設計的工具。作者因此進一步認為，以戶口調査簿為基礎實施之臨時臺灣戶口調査，也反映了日人以異民族的角度進行殖民統治的需要，使得此時的臺灣戶口調査內涵比日後的國勢調査更顯複雜。<sup>7</sup>對於這樣的論述邏輯，林佩欣在書評中曾指出，佐藤正広對日本國勢調査歷史的研究，具有「文明論」與「進代化國家論」的特性；<sup>8</sup>並認為：「作者企圖以1905年臺灣實施戶口調査之過程，再次驗證國勢調査文明論和國民統合的特質。」<sup>9</sup>據此，佐藤正広的這本專著研究的貢獻在於釐清日本戶口與國勢調査之發展脈絡，或不盡然能協助人口學者掌握這些資料中可能存在的內部限制。

附帶一提，不論是林佩欣對《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的書評，或是林文凱評介佐藤正広另一專著《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兩

---

臺灣史學報》5期(2012)，頁97-121，與〈日治時期臨時臺灣戶口調査之開展及其意涵(1905~1915)〉《成大歷史學報》45期(2013)，頁87-128。

<sup>5</sup>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165。

<sup>6</sup>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第二章。

<sup>7</sup>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第五章。

<sup>8</sup>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期(2006)，頁287-289。

<sup>9</sup>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289。

人對於作者宣稱：日治初期臺灣的人口調查被稱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而非「國勢調查」都有一些評論。在《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中，作者認為是因為日人認為臺灣文明較為落後，<sup>10</sup>為恐遽然使用國勢調查的辭彙會引起民眾疑慮和恐懼，而改採日治初期已行之有年的戶口調查一詞。林佩欣對此主張：「當時臺灣早已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絕非文明低落之地」<sup>11</sup>，也因為調查是以「戶籍調查簿」為基礎進行的，<sup>12</sup>故名之為戶口調查並沿用至1910年那一次。而林文凱的評論中，對此名稱的採用雖未直接有所詮釋，但書評中提到《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第七章裡，曾言及殖民統治初期未能貫徹到臺灣人家戶之內，以及內臺對於調查項目認知不同的根本有所差異；<sup>13</sup>是段文字讀來，頗令人感覺兩次臺灣戶口調查具有因地制宜的妥協性，亦不免對其資料內容與界定有所顧忌。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歷經 1905 與 1915 年的獨立施作後，於大正九年(1920 年)正式併入日本帝國第一回國勢調查中實施。從此之後，每五年的 10 月 1 日即按國內法規進行一次國勢調查。從 1920 到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帝國共計舉辦過五次國勢調查(表一)。大戰爆發後，日本亦曾為軍事動員與戰爭控制的緣故，推動了幾波小規模的抽樣調查，但其目的與內容並無法完全與這一~五回的國勢調查相提並論。現今日本之國勢調查，其基本精神與官制架構大致延續了戰前的系統，但戰後在調查方法與項目上則有相當之改革與細分，於是在戰後的第七~九回國勢調查中(1950-1960)加入了更細的屬性分類與統計考慮。<sup>14</sup>據此，日本國勢調查所累積的資料，至少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應當具有一定的穩定度、貫時性，與相應之參考價值。

表一 1920-1945年歷屆日本帝國國勢調查及方法、人數一覽

回	実施年	調査方法	調査人数
第 1 回	大正 9 年 (1920 年)	大規模調査	55,963,053
第 2 回	大正 14 年(1925 年)	簡易調査	59,736,822
第 3 回	昭和 5 年 (1930 年)	大規模調査	64,450,005
第 4 回	昭和 10 年(1935 年)	簡易調査	69,254,148
第 5 回	昭和 15 年(1940 年)	大規模調査	73,114,308

資料來源：〈国勢調査 (日本)〉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B%A2%E8%AA%BF%E6%9F%BB\\_\(%E6%97%A5%E6%9C%AC](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B%A2%E8%AA%BF%E6%9F%BB_(%E6%97%A5%E6%9C%AC)，2016/12/4檢閱)

1920年的日本帝國第一回國勢調查，確定了爾後國勢調查的項目、方法等攸關人口統計資訊的內容。根據佐藤正広2015年新著得知，1920年以前的日本內地也存在著人口推估不精確、戶籍重複登記等等重大的人口統計缺陷。因此規畫第一回國勢調查時，也設定以家戶直接調查為手段，企圖收集可被統計方法研究利用之家戶屬性資訊。在第一回的國勢調查之中，這些屬性包括有性別、年齡、配

<sup>10</sup>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 75。

<sup>11</sup>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 284。

<sup>12</sup>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 290。

<sup>13</sup>林文凱，〈評介佐藤正広著《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臺灣史研究》19：4 (2013)，頁 211。

<sup>14</sup>中村隆英，〈国勢調査の歴史〉，《歴史と地理》通号 552 (2002)，頁 1-15。

偶關係等基本項目，其他尚有產業與職業別的調查項目。但當前常見之不動產、教育背景，以及人口移動等類別，則未出現於戰前日本的國勢調查之中。<sup>15</sup>儘管總體來說調查項目不若今日精細與多樣，但就實施以來調查項目之持續與資訊的累積，顯然是一套相對比較穩定的人口調查機制，也提供日後研究者一個比較具有貫時性的人口資料庫。在此情況下所累積的臺灣國勢調查資料，當然也具有以上類似的特徵。這一點對於想直接截取統計數字進行研究的學者來說，似乎不啻為一個省時省力的福音。

除一般平地人口調查資料外，尚有獨立調查之原住民資料；因為日治時期理番政策的緣故，並不與平地之漢人和日人等一併進行調查，由臺灣總督府另設專責機構的「理番調查員」執行。當前的研究比較著重於理番制度或登記制度方面，比較少直接涉及番地人口統計的分析。1903年臺灣理蕃政策負責機構，從殖產局拓殖課移至警察本署，由警察體系負責番地之管轄與調查。為協助番地行政治理，總督府成立「番地事務委員會」下轄「臨時番地事務調查掛」作為調查番情之主要機構。<sup>16</sup>除了臺灣慣習研究會斷斷續續發行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番族調查報告書調查》等書外，總督府從1913年開始發行《番界》雜誌，更自1930年起，為實施五年的精密調查而設置「番地調查員」。<sup>17</sup>雜誌專題與番族調查之項目，除與番情有關之理番政策、鎮壓、撫育及風俗、習慣、及地理外，亦包括番人戶數、人口、生活狀態等與人口調查相關者。

簡言之，臺灣總督府設立統計機關與統計調查的制度時間，雖與日本同步但實施顯早於日本國內，且早期調查過程有不少因地制宜的特徵。然日治五十年間，各項統計調查後編製之統計書，及相應舉辦統計講習會，以及發行雜誌等，都成為今日研究日治時期人口調查的重要資產。除了前述的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外，研究者已知者尚有官房文書課發行之《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乃係根據〈臺灣總督府報告例〉所載事項編製。爾後官房統計課設立，刊行《臺灣人口動態統計》和新增之《臺灣犯罪統計》，前者以抽樣調查呈現臺灣人口變動情形，後者則連繫犯罪型態和性質。待國勢調查實施後，負責機關為官房調查課，業務兼及資源調查與家計調查，後者因與臺灣地區住民收入和支出的家計狀況有關，早為經濟學家所運用。時序進入1930年代，則因霧社事變引發總督府理番政策之改變，相應所及產生一系列之番地調查機構、學會組織，乃至於機關雜誌。就總體像與產生時間來看，此時已經進行之國勢調查似為同期番地調查之參考模式。待臺灣進入戰爭準備期的1937年後，總督統計機關分別為官房企畫部、企畫部及總務局統計課，此後調查目的則與戰爭物資和人力控管密不可分。

### 日治時期人口資料屬性與可能限制

比對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與1920年後的歷屆國勢調查，其間的調查項目差異大致如表二所示：

<sup>15</sup>佐藤正広，〈第2章 國勢調査はどのように始まったか〉，收入氏著《國勢調査 日本社会の百年》，岩波現代全書（東京：岩波書店，2015），頁31-86。

<sup>16</sup>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1955）第1卷，頁113-114。

<sup>17</sup>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密察解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201-202。

表二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項目比較

戶口調查特有	種族、鴉片吸食特許、纏足、本籍、出生地、渡臺時間、常用與非常用語、假名讀寫程度
共同項目	家族、性別、年齡、婚姻、職業、不具(殘障)、國籍、常住地

兩相比較不難看出，戶口調查實施時，總督府確實針對臺灣的某些特殊狀況作過殖民行政上的考量。在戶口調查特有項目中除了種族部分，也許還有當時生物學或人種分類上的理由外，其餘的項目幾乎都可以歸類為社會屬性項目；在1920年實施國勢調查後，理應逐漸不復為臺灣社會的顯著現象，當然也就會淡出國勢調查之範圍。然而在兩次調查的共有項目部分，一樣可分為生物屬性(家族、性別、年齡、不具)與社會屬性(婚姻、職業、國籍、常住地)兩類；其中社會屬性的部分也或許還有值得留心的地方。但須提醒的是，即便當時以生物學定義之種族分類，根據詹素娟的研究指出，「『種族』登錄，使族群身分的選擇產生『類身分認定』的單一性、排他性；由於登記制度不允許多重身分，不同身分之間也就失去了流動性」，<sup>18</sup>在今日研究者的眼中仍有其社會屬性之意涵。

相對於國勢調查實施後比較穩定之人口資料與屬性，對於早期人口調查，尤其是兩次戶口調查的資料正確性與運用價值，林佩欣從制度準備上有一些看法。首先，她認為佐藤以調查後之出版品《第一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顛末》和《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作為討論素材，除忽略了許多一手史料外，更「難免有先有結果始有論述之缺憾」。<sup>19</sup>林佩欣旋以《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的資料，在其書評中認定就調查性質和內涵而言，臺灣的戶口調查即是國勢調查，<sup>20</sup>進而說明日人領臺之後，雖然曾經由警察機關進行戶口清查和登錄工作，但由於地方各行其事沒有統一的準則，以致於戶口調查簿的格式和品質良莠不齊。1904年，臺灣總督府乃通令地方整理戶口調查簿，將調查簿內容根據國勢調查的項目做調整，並且訂正原來錯誤、脫漏之處。另在實施國勢調查時，亦責成調查員得以附籤註明錯誤或疏漏於調查票上。因此，花房直三郎在《臺灣統計協會雜誌》上表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具有整理、強化戶籍行政和警察行政的意義。<sup>21</sup>據此，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與常態實施之戶口登記，兩者間當具有相互校正的功能。這一點對於臺灣人口統計中之生物屬性，如人口數、家戶口數、性別比例等，應該具有正面肯定的價值。

林文凱之《帝國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專門家集團》書評中，則曾提到殖民統治初期因諸多緣故，無法完全貫徹國勢調查或人口調查的執行內容。

<sup>18</sup> 詹素娟，〈熟番身分論—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錄為中心〉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11/7-9），頁3之註5提及相關討論可參看氏著，〈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人口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2005），頁121-166。

<sup>19</sup> 林佩欣，〈評介佐藤正広《國勢調査と日本近代》〉，頁290。

<sup>20</sup> 祝辰巳，〈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規則講習會ニ於ケレ演説〉，《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1號（1905），頁12。

<sup>21</sup> 花房直三郎，〈臺灣戶口調査に就て〉，《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2號（1905），頁22。

這些操作戶口調查時的困難，就相當值得今日的研究者重新考量這批材料在社會屬性上的潛在風險。首先，佐藤正広在是書的第七章，提到兩點與戶口調查資料正確性有關的問題。第一、儘管總督府試圖統一調查項目的定義，但實際上的調查操作仍由各廳自行裁量，以致於調查資料的內部屬性未必統一。其次，受限於清國臺灣舊慣與日本帝國民法之落差，有關家族制度與職業的調查等社會屬性方面，臺灣人有各種回答錯誤或誤記的可能性存在。<sup>22</sup>對此，評者在肯定本書整理與提供不少過去未曾注意的各類日治初期調查統計資訊之餘，仍舊呼籲利用殖民時期各種調查資料時，應當注意這些調查資料的生產過程與方式，以免導致對資料意義的誤解。<sup>23</sup>一如佐藤正広自己在第九章也指出，日治初期執行臺灣戶口調查時，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語言、知識背景，乃至於所處的社會制度脈絡均有差異，若再加上殖民統治操弄統計資訊此一根本前提，都可能導致調查統計所得並非的「真實」人口樣態。<sup>24</sup>要言之，以戶籍為基礎的日治時期臺灣人口調查，在生物屬性上的可信賴度應該比較具有可信度，即便早期有出生登記的可能誤差，含陰陽曆轉換的問題，但這些都可以透過技術方式予以解決。但在社會屬性方面，則須隨臺灣社會逐漸接受日本民法觀念後，社會屬性的界定才有趨同的狀況。就後者而言，1920年以後的各次國勢調查應該比之前的戶口調查要好些，但也不盡然可未經思索地，即把1940與1920年登記之職業或親屬關係視為同質。

以《臺灣統計協會雜誌》上的相關討論作為主要資料，林佩欣在2013年的論文中，整理出了七點，可能造成人口調查中社會屬性差異的地方：<sup>25</sup>

- 第一、臺灣種族複雜，光漢人即有福建(彰、泉州)與廣東人之別，若再加上(生、熟)番，則種族情況更難理解。花房直三郎更以僅有美國人口調查進行種族分類為例，認為此等作法可協助了解日本人與臺灣人在身體、道德、與智育上的差異。<sup>26</sup>
- 第二、臺灣漢人的家族形式甚為複雜，家庭內的親屬關係因清國法制與舊慣，更與日本內地相當不同。因此如何釐清臺灣家族關係，遂成日本統計人員之要務。林佩欣特別指出1905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出版之「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亦受佐藤正広肯定為了解戶口調查之最佳參考書。
- 第三、臺灣語種多元，復以殖民下之日語推行政策，語言之調查遂成必需。
- 第四、對於日文假名使用程度的調查，目的一如第三點。
- 第五、至於不具(殘障)之調查，乃根據國際統計標準分為精神與身體兩類。其結果當可用於理解殖民地臺灣特殊之疾病分佈與比例變化，謀求衛生預防之道或社會救濟之法。

<sup>22</sup>佐藤正広，《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東京：岩波書店，2012)，第七章。

<sup>23</sup>林文凱，〈評介佐藤正広著《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臺灣史研究》19:4 (2012)，頁 213。

<sup>24</sup>佐藤正広，《帝国日本と統計調査：統治初期臺灣の専門家集団》，第九章。

<sup>25</sup>林佩欣，〈日治時期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之開展及其意涵(1905-1915)〉《成大歷史學報》45 號(2013)，頁 103-106。

<sup>26</sup>花房直三郎，〈臺灣戶口調査に就て〉，《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2 號(1905)，頁 30。

第六、鴉片吸食被日人視為臺灣社會的不良社會習性，也是殖民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當然有列入調查項目之必要。

第七、職業調查攸關一地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穩定，自西方有國勢調查以來即為要項之一。然臺灣職業名稱與性質長與日本內地相差甚遠，如東恩納盛益之類的日本在臺官員，須就臺灣特有職業作辨明與界定，以符調查所需。

其中的一、二、三、五、七項都貫穿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時期，但這五項的調查項目又或多或少涉及社會屬性之判斷。

除了回溯當年實施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的情境與方法脈絡，作為盡可能還原日治時期臺灣人口統計實態的手法外，臺灣總督府也留下了一批包含戶籍資料的統計書，可以運用於與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相互參照、修正上。如吳聰敏等人曾對這批《總督府統計書》作簡要之介紹：「根據「臺灣總督府報告例」作成之各種統計調查所編纂成的綜合統計書。格式倣自日本國內的《日本帝國統計年鑑》。內容包括有：土地、戶口、教育、社寺、民事與刑事裁判、警察、農業、漁業、礦山、工業及商業、專賣、外國貿易、金融與儲金、交通、衛生、教育、財政、氣象、官吏、恩賞（年金）、林野及狩獵等。」<sup>27</sup>然而《總督府統計書》僅記載州廳、街庄堡里等層級較高的行政單位之「戶口」類別統計數據，對於更基層之人口統計資料，恐需求諸於《臺灣現住人口統計》（1905-33年）、《臺灣常住戶口統計》（1934-42年）以及《臺灣戶口統計》（1943年）等三種名稱的統計書，其中即包括州、廳、郡、市及街庄等地方別及種族別的戶口、人口數及其異動資料。

至於日治時期的番人人口調查方面，早期的番人戶數、人口、生活狀態調查，是為提供番人移居或國有林野重分配，因此人口資料的精確並非調查重心，其調查報告書，不免偏向質化導向的描述。<sup>28</sup>但1933年後出版的《高砂族調查書》，則明顯地具有量化調查的特徵。《高砂族調查書》的調查地點包含了普通行政區裡的「阿美族」、「排灣族」以及番地界線內所有蕃社，共計六編。其中第一到四編是統計資料，第一編編目即是「戶口、接觸日本人和本島人的情形、衛生」，主要的當時原住民人口資料即包含於此。至於其他社會屬性的調查項目如就業、衛生、語言、家族、婚姻與親屬關係等，這部份與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相近。但《高砂族調查書》中也有原住民調查之特有項目，如內臺接觸、進化、番情等。<sup>29</sup>從調查方法與目的地來看，日籍學者野林厚志就認為《高砂族調查書》是一種針對臺灣原住民的國勢調查。<sup>30</sup>據此，在今日使用其人口統計資料時，應該注意的統計、調查方法，與可參考的《番界》雜誌專論，大致上應和前述的戶口調查與國勢調

<sup>27</sup> 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編，《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臺北：翰蘆圖書，2004），頁1。

<sup>28</sup> 野林厚志〈高砂族調查書〉，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點》（東京：風響社，2001），頁32-34。

<sup>29</sup> 具體之項目與說明，參見石丸雅邦，蕃地調查員與臺北帝國大學高砂族研究員，2009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集，嘉義：嘉義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2009），頁15-16。

<sup>30</sup> 野林厚志〈高砂族調查書〉，頁32。

查相當。

要言之，儘管日治時期的人口資料表面上看來資訊眾多且內容豐富，在貫時性上甚至比日本國內之人口統計為佳。但在實際應用上仍然有許多的陷阱，值得今日的研究者盡可能去注意或就統計方法上予以補正。

### 小結：一些尚可深究的方向

就前述林珮欣所列七類可能影響人口調查社會屬性的狀況來看，如何運用《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的資料，迴避直接使用統計數字時潛藏的風險與偏誤，恐是今日研究者不得不留心之處。經粗略調查，國立臺灣圖書館現藏有《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143號與總目次1-34號，並已拍微捲提供大眾使用。但臺灣現存之第143號發行於大正五年(1917)，並非是《臺灣統計協會雜誌》最終卷。另有最後兩期145-146號的《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現藏於日本岩手縣立圖書館，其146號發行1918年3月，恰是國勢調查評議會確定實施國勢調查，並通令全帝國實施的前夕。至於紙本《臺灣統計協會雜誌》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在2016年的調查所示，該單位現存的《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直到第152號，若加上之後亦在臺發行，東京統計學會<sup>31</sup>的機關誌《統計集誌》第53-100、395、540、565、583等，已然涵蓋整個臺灣日治時期的戶口與國勢調查範圍(詳見文末附表)。這對於想要了解日治時期戶口或人口調查的研究者來說，實為必要之參考資料。因其不僅有論文討論到實際調查時的操作困難，也有專文涉及各類項目屬性之界定與分析，乃至於抽樣偏誤或統計方法的研究。在《臺灣統計協會雜誌》部分，今已有高橋益代的專論<sup>32</sup>可以提供入門檢索之用。而儘管現在尚無《統計集誌》之索引與導讀，可以協助臺灣研究者了解日本1920年代後國勢調查的施行狀況，仍有日本國會圖書館提供《統計集誌》借閱至1944年6月的754期。而對於日本帝國統計制度(含國勢調查)的概述與檢討，則可參考日本統計協會出版之專書；<sup>33</sup>雖不盡如高橋益代專論方便，但對現況仍不無小補。

另就上述討論可見，若欲以臺灣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貫通日治時期知人口統計資料，或有其屬性界定上的陷阱，而此等陷阱及相應之抽樣、統計方法限制，研究者或可從《臺灣統計協會雜誌》與《統計集誌》的各項專論中，尋求調整急補救之道。今就上日本國會圖書館網頁簡單檢索，即已檢出以下數則專論，如橫山雅男，〈國勢調查事項問題沿革〉，《統計集誌》455號(1919)、二階堂保則，〈國勢調査に就て(二)〉，《統計集誌》456號(1919)、濱田富吉，〈國勢調査の施行に關する内地及殖民地間の比較〉，《統計集誌》462號(1919)、橫山雅男，〈統計時言〉，《統計學雜誌》481(1926)，與華山親義，〈明治初年の官府統計雜考(一)〉，《統計集誌》612號(1932)等，當可用之於補強研究者對於1920

<sup>31</sup> 東京統計協會後於1944年與統計學社合併，共組今日之日本統計學會，簡要之歷史沿革與官方期刊訊息參見協會官網：<http://www.jstat.or.jp/content/%e6%a6%82%e8%a6%81/> (2016/12/4 檢閱)。

<sup>32</sup> 高橋益代，《『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總目次解題》(東京：一橋大學，2005)。

<sup>33</sup> 它們分別是日本統計協會編，《日本統計史群像》、《日本統計發達史》，以及《統計制度論》。



年實施國勢調查後的理解。

雖說《總督府統計書》，或更基層之人口統計資料如《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灣常住戶口統計》，以及《臺灣戶口統計》等，亦常為學者研究日治時期人口變化的重要依據。但徐茂炫等人亦發現，僅管《人口統計》係編製《總督府統計書》的基礎資料來源，可「二書中歷年人口數據之表格名稱，不但逐年略有相異，其形式前後亦頗為不一，時而更動，無疑增添處理上的困難度。」<sup>34</sup>是故，在探究日治時期臺灣總體人口趨勢時，呈須在就各年人口統計資料多方比對，以求得三方：《人口統計》、《總督府統計書》，以及《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中數字的一致性。此外，又因為日治五十一年中迭經行政區劃之變革，若再考慮行政區域變化之現象，貿然將各時期之人口數據應用於研究當中，則尚且有可能「將不同地理範圍的人口資料混而論之的謬誤。」<sup>35</sup>就此點而言，即便總體日治時期的人口趨勢可以達到一定或統計上可接受的代表性，但對於如何合理或有效地表現在行政區域，如州、廳、郡，甚至是街、庄、鄰里等，仍就具有相當大的挑戰。至少在特定行政區域內人口資料的連續與推估，還是一個可以深入發展的領域。

再者，許多學者對於臺灣人口統計中的「種族」一項頗感興趣，試舉數例看即有許世融運用於以GIS呈現日治初期之族群分佈、<sup>36</sup>詹素娟以之討論日後平埔族的身分辨認，<sup>37</sup>以及邱正略談埔里地區人口結構特色；<sup>38</sup>但有關種族的這些分析，並未深究花房直三郎當年為何主張，臺灣應學習美國人口調查進行種族分類的學理依據。<sup>39</sup>就今所知，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是為一進行種族調查的西方國家，而此等調查的依據即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根據此等理論，生物學所決定之種族差異，會反應在文化程度、社會行為、乃至於疾病狀態等關係上。<sup>40</sup>人口調查作為國家掌握人口狀態與實施管理之工具，「分族而治」似乎成為此等概念下的合理推論。臺灣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除了就學理依據深究外，在具體之操作上除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尚可比大正年間出版的五本《蕃族調查報告書》和昭和11-14年間出版之《高砂族調查書》(詳附件)，看看針對原住民之人口調查與一般調查之差異何在。而研究者如何理解《高砂族調查書》中的調查項目、屬性界定，以及抽樣方法，則一如理解戶口調查之借重《臺灣統計協會雜誌》，

<sup>34</sup> 徐茂炫、陳建亨、黃彥豪、黃敏星，〈臺灣廿三縣市日治時期人口統計之建立，1897-1943〉《人口學刊》40期(2010)，頁163。

<sup>35</sup> 徐茂炫等，〈臺灣廿三縣市日治時期人口統計之建立，1897-1943〉，頁164。

<sup>36</sup> 許世融，〈臺灣最早的漢人祖籍別與族群分布：1901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統計資料的圖像化〉《地理研究》59期(2013)，頁91-126。

<sup>37</sup>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人口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2005)，頁121-166。

<sup>38</sup> 邱正略，〈埔里人口變遷(1903-1943)——兼論烏牛欄庄人口結構特色〉，《暨南史學》10、11合輯(2008)，頁121-166。但此處須註明：本文雖使用「族群」一詞，但概念上更接近國籍而非種族，只是有本省人與日本人之別，造成作者採用族群作為分類名詞。

<sup>39</sup> 花房直三郎，〈臺灣戶口調查に就て〉，《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2號(1905)，頁30。

<sup>40</sup> Charles Hirschman, Richard Alba, and Reynolds Farley,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race in the U.S. census: Glimpses into the future," *Demography* 37:3 (2000), p. 382.

與研究國勢調查資料須參考《統計集誌》般，也該參酌《番界》雜誌裡的相關討論。

總而言之，日治時期的人口調查與累積的大量資料，當然是今日重要的研究資產。但細考其內部資料產生與調查項目屬性的變化，則不見得以連續或累積的方式即可直接運用於研究分析上。本文討論的主要目的，一在於提供可與現存日治時期人口調查相互參照的文獻，二來稍稍整理出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現藏之日治時期臺灣人口調查資料來源。除了希望能夠再行豐富既有之臺灣人口資料庫，提升學者研究之便利性與多樣性外，也期待能提供深入了解日治時期人口調查的線索。畢竟，日治時期留下來的的人口資料雖是今日的raw data，但仍需要做些去蕪存菁的事前處理，才能避免將統計調查的殖民統治前提混入今日的理解之中。最後，本人需特作說明，由於本文乃為臺灣制度與經濟史學會會議所作，執筆之際又遠隔重洋。因此僅得就可取得之部份材料或前人研究妄作議論，遺珠之憾或理解不足在所難免。期待日後得有機會對本文再作調整，此番提論暫且只作會議討論之用，以拋磚引玉就教各界方家意見。

附錄：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所藏日治時期統計圖書目錄

書櫃		出版機關	出版日期	冊數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6 年	1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7 年	3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6 年	5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7 年	4
1-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計表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0 年	2
1-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1 年	1
1-1	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明治 42 年	2
1-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1 年	2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島）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0 年	2
1-1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0 年	2
1-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明治 40 年	2
1-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顛末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明治 41 年	2
1-2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顛末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大正 7 年	4
1-2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島之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6 年	3
1-2	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大正 6 年	1
1-2	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顛末書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大正 13 年	1
1-2	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職業名字彙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大正 11 年	2
1-2	臺灣昭和十年國勢調查從事員必攜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10 年	2
1-2	國勢調查結果概報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6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羅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七星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蘇澳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宜蘭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基隆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淡水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臺北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文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海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新莊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中壢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竹南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新竹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新竹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 7 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苗栗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大湖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大溪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新竹州桃園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臺中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大甲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東勢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豐原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大屯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新高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彰化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北斗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員林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竹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南投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中州能高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斗六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虎尾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北港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北門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曾文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新化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新營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臺南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新豐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東石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南州嘉義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恒春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東港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潮州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屏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鳳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旗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岡山郡）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高雄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7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花蓮港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澎湖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東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1
1-2	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	臺灣總督府	昭和9年	4
1-3	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臺東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2
1-3	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澎湖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2
1-3	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花蓮港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2
1-3	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高雄廳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8年	2
1-3	國勢調查結果概報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10年	2
1-3	國勢調查結果表	臺灣總督府	昭和12年	2
1-3	昭和14年臨時國勢調查提要	臺灣總督府	昭和14年	1
1-3	昭和14年國勢調查質疑解答	內閣統計局	昭和14年	1
1-3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全島編)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3
1-3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2卷上編)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4
1-3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2卷下編)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2
1-3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3卷)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5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臺南州)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5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高雄州)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3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新竹州)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5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臺中州)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5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臺北州)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3
1-4	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第1卷州廳編(臺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	內閣統計局	昭和16年	5
1-5	第一回國勢調查結果概數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大正10年	1
1-5	國勢調查結果表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2年	2
1-5	臺灣國勢調查二關スル諸法規(下)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大正9年	2
1-5	增訂國勢調查法(完)	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	大正3年	1
1-5	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二關スル諸法規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大正14年	2
2-2	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1年	1
2-2	高砂族調查書(第四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2年	1
2-2	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3年	1
2-2	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4年	1
2-3	國勢調查ノ結果表章二用フベキ產業分類內容例示	臺灣總督府	昭和15年	2
2-3	國勢調查提要	臺灣總督府	昭和15年	1
3-3	新竹州管内常住人口	新竹州總務部總務課	昭和17年	1
3-4	臺灣住民ノ生命表(第一回)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昭和11年	2
3-4	父母ノ年齡別出生及死産統計	臺灣總督府	昭和18年	1
3-4	蕃族調查報告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大正3年	1
3-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缺漏	1

3-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大正 6 年	1
3-4	蕃族調查報告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大正 6 年	1
3-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ノ五)	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	大正 9 年	1
3-4	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後篇)	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	大正 9 年	1
3-5	增訂國勢調查法	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	大正 3 年	1
3-5	統計資料解題	內閣統計局	昭和 11 年	1
5-1	(昭和 15 年國勢調查) 職名ノ説明及内容例示	臺灣總督府	昭和 15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 號-7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36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5 號-20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39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21 號-26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0 年	3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28 號-33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1 年	4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35 號-47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2 年	3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48 號-59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3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60 號-71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4 年	3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72 號-83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5 年	3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84 號-95 號)	臺灣統計協會	大正 2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96 號-107 號)	臺灣統計協會	大正 3 年	2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20 號-131 號)	臺灣統計協會	大正 5 年	1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144 號-152 號)	臺灣統計協會	大正 7 年	1
5-3	統計集誌(53 號-64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19 年	1
5-3	統計集誌(65 號-76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20 年	1
5-3	統計集誌(89 號-100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22 年	1
5-3	統計集誌(395 號)	東京統計協會	大正 3 年	1
5-3	統計集誌(540 號)	東京統計協會	大正 15 年	1
5-3	統計集誌(565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3 年	1
5-3	統計集誌(583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5 年	1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28 號-33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41 年	1
5-3	臺灣統計協會雜誌(8 號-14 號)	臺灣統計協會	明治 38 年	1
5-5	臺灣住民ノ生命表(第 1 回)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昭和 11 年	1
6-5	死因内容例示	官房調查局	大正 13 年	1
6-6	統計集誌(101 號-112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23 年	1
6-6	統計集誌(174 號-185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29 年	1
6-6	統計集誌(186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0 年	1
6-6	統計集誌(213 號-225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2 年	1
6-6	統計集誌(225 號-236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3 年	1
6-6	統計集誌(238 號-249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4 年	1
6-6	統計集誌(250 號-261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5 年	1

6-6	統計集誌(298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39 年	1
6-6	統計集誌(310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40 年	1
6-6	統計集誌(370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明治 44 年	1
6-6	統計集誌(383 號)	東京統計協會	大正 2 年	1
6-6	統計集誌(534 號-545 號)	東京統計協會	大正 15 年	2
6-6	統計集誌(546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2 年	1
6-6	統計集誌(552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2 年	1
6-6	統計集誌(558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3 年	1
6-6	統計集誌(589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5 年	1
6-6	統計集誌(601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6 年	1
6-6	統計集誌(607 號)	東京統計協會	昭和 7 年	1
7-4	內閣統計講習會講演錄	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昭和 3 年	1